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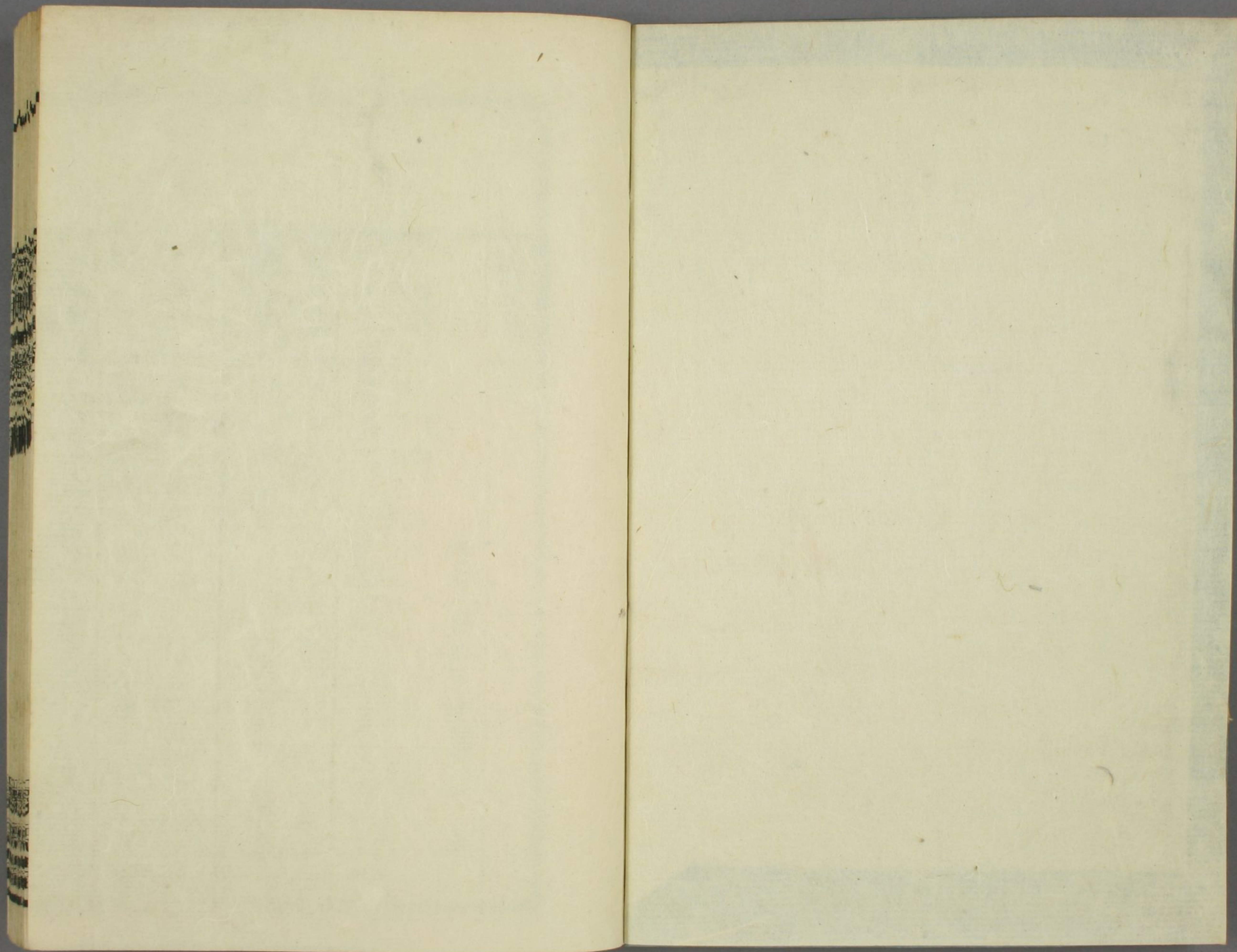


逸史

頁

413
511
11





門 413
號 511
卷 11

逸史卷之十

奠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慶長七年壬寅
至十六年辛亥

○凡十年

○
七年壬寅春正月。大君陞從一位。世子正二位。初諸侯請會同于江戸。大君固辭不許。於是加賀中納言利長不待命而來。大君不敢當。聞其期。遽西上。利長至。見世子。獻遺甚盛。世子亦厚酌之。二月朔。并伊兵部少輔直政卒。年四十二。子直勝嗣。先是命直政徙治于彦根。江改城金龜山。功方興而卒。尋令直勝述其事。羸疾弗果。先築鐘郭以徙焉。元和初。及弟直

右近大夫直勝

逸史

卷之十

○七年

○一

裏德堂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贈

掃部頭直孝

逸史 卷之十

懷德堂

孝代侯乃完功云初伊達氏改城磐手澤於是乎成
 乃徙治焉名曰僊臺十四日 大君至伏水黃門利
 長亦繼至三月十四日 大君如大阪十五日還伏
 水命造松應寺于岡崎資瑞雲公冥福也初島津氏
 討伊集院久直族周年定之龍伯疾亦久不瘥屢失
 東上期益發使者謝稽緩夏四月 大君頒朱章復
 薩隅舊封龍伯不勝喜將輿疾而出久直復畔乃交
 兵累月滅之乃令少將忠恒往焉是月內藤正成卒
 年七 五月朔 大君朝覲二日朝 皇太后 大君
 十六 欲廢常侯義宣為庶人其父義重哀訴切至 大君

四郎左衛門正成

右京大夫義宣
修理大夫義重

為霽威乃除常國八十萬石改食秋田 羽 二十萬石
 其弟宣隆除岩城 與 十二萬石食龜田 羽 二萬石
 大君欲以水戶 常 二十萬石封榑原康政令世子喻
 旨辭曰關原後期臣為首罪苟免刑戮臣幸多矣豈
 敢當殊賞且關白秀次之變大主遽西上臣自館林
 星行及之得以捍衛道路實以封邑密邇江都也水
 戶相距三日程異日有事不得復爾殊非素志也遂
 促駕歸館林本多正信馳人止之弗聽六月 大君
 奏請剪南京東大寺黃熟香十一日令本多上野介
 正純往 天使右大辨光豐 勸修 寺 右中辨總光 廣 蒞 橋

逸史 卷之十

○七年

○二

懷德堂

焉。長崎府白交趾商船至，貢虎象孔爵等。大君命卻虎納其餘。秋七月，為與平氏城，加納參議秀康如江戶。途歷碓井關，關新奉命禁止諸侯齎火器。於是關吏譏而固拒之。秀康忿曰：「如他諸侯，則可。若等不知結城宰相乎？」將斬之。吏懼而止。馳訴之。世子曰：「若等洵不知人，得保首領，幸已及。秀康至，世子躬迎門外，供億加隆。」八月廿九日，水野氏卒。年七十五，葬于礫川，諡曰傳通。詔贈一位，備前中納言秀秋自受。大封汰侈日甚，在大阪邸，得心疾，喜怒不節，宿臣多逃，死於四方。九月，秀秋不告而就國，疾遂病。冬十月

稻葉佐渡
平岡石見

大君至自京師。十八日，備侯秀秋卒。年二十二，無子，國除。大君召其良稻葉正成、平岡重定等，祿之。佐竹氏之徒封也。其驍將車猛虎得譴，亡命松平康重。如水戶收地，猛虎陰聚群不逞，襲水戶。康重副松平一生物色，捉一夫，鞠而得反狀。康重乃傲賊果，至擊敗之。禽猛虎，梟其首，遂平餘寇。公子信吉食佐倉四萬石，十一月徙之水戶，食二十五萬石，以佐倉封公子忠輝。食四萬石。豐臣氏改造方廣寺，金像以太閤遺意也。十二月，鑄工失火，像悉融，液堂宇皆燼，乃權停役。大君復如伏水，島津忠恒至伏水拜命。大君令忠

恒襲封浮田秀家之還大阪邸也遣夫人菅氏賀侯利長

妹大歸賀侯時時推問始知秀家尚存告之江戶官

召侍臣嘗自首者驗問之服罪曰臣設詭計以脫我

黃門一時急耳今實不知其所在前日欺罔之罪蓋

粉唯命事覺之日臣先就顯戮固所自分也 大君

益美其忠增之祿及忠恒至告其來奔為求哀曰渠

罪固大然窮鳥入懷臣不忍殺之伏冀枉加寬宥

大君竟減死罪一等等次年并子秀規流之八丈島是

歲太泥入貢加納侯與平信昌卒初毛利氏有石見

上杉氏有佐渡其山皆產白金然其所鼓鑄厘厘已

八郎秀規

石見守長安

豐臣氏徙上杉氏封自採於佐渡亦不得要領復予

之上杉氏及 大君削二氏地使大窪長安領二國

坑務長安巧思絕人殫力經紀所出頓多是歲石見

得二萬五千斤貫四千佐渡得六萬二千五百斤貫一萬

爾後更增額長安又兼伊豆坑務採三歲而與佐渡

爭額世以為 大君龍攄之祥

逸史氏曰蓋吾聞之也金坑在窮山邃谷罷羈之宮

而苗脉彰闕殆不可端倪焉礦徒又皆姦黠剽悍喜

則人怒則獸見利而萃不利而逸難乎淘採究方而

驅馭獲宐矣 大君洞見於此任以其才遽然收鉅

萬之功。從前三家之為。不逮遠矣。豈唯天云乎哉。世之言於祥也。乃柳柳州所述。乳穴之祥。其實取笑於怪者。是已。柳州斷之曰。君子之祥。以政不以怪善矣。夫。

八年癸卯春正月。封公子義直于甲。尚幼未就國。使平岩親吉為假父。食甲府五萬石。以攝國事。二月三日。大君如大阪。五日還伏水。徙川中島。城主森忠政封之作舊十八萬五千石。以川中島封公子忠輝八萬石。播磨侍從輝政次子忠繼尚弱。封之備前。以外孫也。十二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廣橋參議光豐勸修。

美作守忠政
左衛門督忠繼

饗者燕享之享也。醴者禮儀之酒。不
必甜酒也。其說詳
具于卷末餘白。

凡銀幣以百兩為
一裏。萬兩實得百
裏。禮疏曰。諸侯納
金以為庭實。

寺奉策命就拜。大君征夷大將軍遷右大臣。加淳

和獎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始正。大

君位號。越前少將秀康以下。列侯從官。敘任有差。置

傳奏司。以兼勝光豐為之。所司代板倉勝重任。伊賀

守。廿五日。大君入觀拜。命列侯大臣多扈從。儀衛

甚盛。天皇饗醴。勞之曰。東討西誅。以輔予一人。

凶氛立銷。泰平闡基。將軍之勲。朕甚嘉焉。益敷文武

之德。昭爾顯祖。用為邦家光。大君拜手稽首曰。老

臣不敏。敢奉揚。天子休命。庭實旅百。前志曰。獻

他幣稱之。成禮。而出。春秋二宮皆有獻也。梅梨諸壺皆有。

餽也。宗室槐棘皆有贈也。庶尹百司皆有貺也。公卿侯伯盡適二條衙以賀朝野津津矣。井伊直孝直政庶子鞠於民間。於是十四年大君聞之召見致之江都。三月西諸侯如江都謁元子少將輝政率子忠繼拜命元子厚其宴好及歸令大窪忠常安藤重信送諸函關輝政如京師請曰忠繼弱矣且以長子利隆撫新封。大君許之。夏四月豐臣秀賴遷內大臣。六月元子遣夫人淺井氏以元女如京師結昏孺子也。秋七月廿三日元女歸大阪年甫七歲大窪忠隣送之片桐且元迓之且元太閤時食茨城津二萬二

加賀守忠常
對馬守重信帶刀
直次弟

千石傅孺子有日自庚子之變獨總庶務豐氏倚賴焉。大君念其勞也於是密諭大阪益封一萬石且元以孺子尚幼辭不受。九月孺子令且元來拜昏大君諭且元勿辭封是月常侯信吉卒年二十一無子國除冬十一月元子遷右近衛大將兼右馬寮御監其大納言如故封公子賴宣於水戶廿萬石。大君至自京師初京師人林信勝幼而穎悟不凡年十餘歲讀書於東山僧舍五行俱下過目成誦時喪亂書籍甚匱乃百方索借不遺餘力誦諷每達曙人以其彊記目日囊耳言所入無漏脫也。緇流以碩學聞者有

時訊疑義僻事於信勝莫不屬厭翕然稱為神童寺僧欲度為僧不可強之逃歸家曰童子決不棄父母既長益馳騁百家凡有字成冊者無所不闕究其浩瀚而反諸六經嘗言漢唐已來文字皆有所原等而上之大要歸乎六經唯六經文字無所原道固在此又言後世能得六經之旨者唯有程朱之學今日異端外說又壅塞之是不可不力闢焉遂銳意以興洛閩之學自任是歲甫踰弱冠聚徒講授說四子新注履盈戶外其弟信澄亦就受業時學湮日久民間無挾冊者故或駭傳以為異事舟橋三位秀方詬信勝

信澄稱彌一耶號東舟晚號永喜

曰明經博士朝廷自有其人經筵奉故事猶未講新注今匹夫而居師道之尊叨唱朱學其僭甚矣遂論列請罪之廷議以為然言之於大君大君弗懌曰秀方奚固陋匹夫而倡道實可嘉尚林氏之學由是大行於是藤原肅居京師既倡正學然淡自韜晦不與世接信勝景慕求見而未由也次年與肅門人通因得邂逅於肅問難終日盎然心醉遂委贄受業肅亦以為得人傾倒不遺推為高足學徒益集終信勝身程朱之書刻遍天下

逸史氏曰吾聞之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林氏

之興於學其始不埃惺窩可不謂豪傑哉舟橋氏妄
意有所論列甚矣其不曉事也廷議雷同未聞一士
之諤諤亦甚矣表著之無人也當時學術埋晦茫然
無識之實可見焉耳唯大君之明睿能不為悠談
所移挺然排群議而翼孤寒懿矣哉蓋方是之時
大君在上藤林二子之徒在下天將興吾道公伯寮
其如命何

九年甲辰春正月大君使松前志摩守慶廣班條
令於蝦夷二月下令東海東山北陸三道每里置墩
初喪亂之久里程無度織田氏時命設墩於其統內

出雲守忠氏
山城守忠晴

以三十六町為一里樹以松及檜檜與榎同於是取
以為準既而西南亦皆依其法云三月大君如京
師廿四日筑前太公黑田孝高卒十九年五月參議
秀康將如京師遇安藝少將正則于途正則請問曰
故太閤以公為養子乃與孺子為昆弟大主千秋後
請善視孺子愚亦竭力奉之秀康疑其有異圖遂絕
之六月元子如京師遂朝觀秋七月十七日公孫家
光生幼字竹千代是為大猷大君長島城主管沼定盈卒元子至
自京師先是出雲國主掘尾吉晴老子忠氏代侯八
月忠氏卒幼子忠晴嗣閏月大駕至自京師戰關

相良左兵衛佐長
每

原之歲。大君謂對馬守義智宗曰。朝鮮之役。因密撤兵。至今未結局。孤固無憾於彼。彼亦必不仇孤。彼若欲來庭。孤且聽之。然非從我求之。卿領此意。試諭之。義智還國。遣人諷之。朝鮮久苦明國戍兵之橫。乃欲托隣交。以辭戍。於是遣行人孫文或及浮屠松雲。詣對馬。請修聘。貢併求種人。俘囚義智。馳人報之。大君允其請。且曰。義智宜以文或等至京師。以待孤往。乃命伊賀守勝重。館之於大德寺。冬十二月。法印山岡景友卒。是歲。西諸侯設邸于江都。尋皆寘。孛藤堂氏倡其議。相良氏首其事也。伯侯忠一弱而不度。

中村伯耆守忠一
橫田内膳

大夫橫田宗治。驟諫忠一患之。與近侍議。陽戒酒。召宗治。殺之。其子主馬。以邑畔圍之。弗克。山陰釋騷雲人出。兵助之。主馬縱火自殺。於是召伯人。正其罪。誅近臣預謀者。忠一待罪于品川。大君以其有先世之誼。且未成童也。特宥之。

十年乙巳春正月。大君如京師。二月。召見朝鮮孫文或及松雲。戒貢期。下令諸道。檢朝鮮俘對地。多不毛。宗氏取給於肥前。別邑二萬石。於是益以肥前之田二千石。以賞其功。且諭曰。右幕觀期在近。且留韓人。使觀其儀衛。又曰。貢使之來。卿致之。江都時。大

君將老故有是命。三月元子如京師。用右大將賴朝入朝儀。榊原式部大輔前驅東道。諸藩至上杉佐竹等。新附侯伯皆扈從。輿馬弓戟絡繹不絕者十有七日。沿路聚觀皆稱贊。以為升平盛事。夏四月朔。大君上表致事。天皇優詔許之。寵數渥異。且勅以左大臣就第固辭不受。十二日豐臣秀賴遷右大臣。十六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中納言光豐奉策命就拜秀忠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加淳和獎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其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是為台德大君列侯從官。陞

侍從兼筑前守利常實利長弟
修理大夫忠義後侍從兼土佐守

敘有差。廿六日大君入觀儀。皆如。太大君時而鹵簿加隆。東諸侯及賀越藝薩皆為後乘。下令縱觀。五月。太大君諷高臺氏勗孺子朝觀。高臺差人如大阪言之。淀臺固執弗從。人心始搖。十一日大君遣少將忠輝如大阪告策命。六月大君至自京師。京畿早。至是月。昆陽池竭。加賀中納言利長老世子利常嗣。秋七月。賦諸侯重修伏水城。江濃尾參大水。八月。東道大水。九月。土佐國主山內一豐卒。子忠義嗣。冬十月。太大君至自京師。十一月。大君狩于鴻巢。太大君狩于川越。鴻巢淺間嶽火發。踰月

侍從兼武藏守利隆

河內守定行
越中守定綱

修理亮清成
播磨守忠成

而燿十二月十五日東洋揚波俄開一島廿六日江
 都火。大君以榊原式部女爲子室于播世子利隆。
 太大君謂松平隱岐守定勝曰汝二子皆可室矣吾
 聞藝薩皆希聯姻於我我且令汝主之乃使其長子
 定行聘於薩次子定綱聘於藝及成昏又曰島津雄
 藩其儀必重因給以資用遣近臣如隱岐氏視事又
 命女監阿茶領女使十餘名往相焉時人榮之是歲
 管製造徧天下。大君憎其亾益也下令禁之。
 十一年丙午春正月關東奉行內藤清成青山忠成

對馬守重信

坐事免尋令安藤重信爲奉行命修拓都城賦役於
 池田福島加藤黑田細川淺野等西道十五侯令藤
 堂高虎督其事十九日尾人朝岡平兵衛試射於京
 師得長壽院後廡達者五十一箭爾後射家相承爭
 巧力卒以廡爲弓矢科場云二月仙臺少將政宗享
 太大君于其邸。太大君予江及下毛田萬石以爲
 入京馬餼政宗又享。大君從此。太大君及大
 君屢遊諸邸以馨歡巨藩益親附焉三月四日東土
 雨雹大雷。太大君如京師時將老于駿府因留四
 日相宅而行夏五月十四日館林城主榊原康政卒。

伊豫守忠長
出羽守忠政、武鑑
云長忠政、次忠長
恐非
五郎左衛門尉康
高
遠江守康勝
左兵衛督秀治
越後守忠俊
出雲守可重
豐前守信成

年五十九 長子忠長先卒。次子忠政出為外祖大須賀康高後故。三子康勝嗣。廿六日越後國主掘秀治卒。子忠俊嗣。太大君以禁中規小建議展之。秋七月令列侯助役越前黃門秀康董其事。斥移公卿第舍以廣諸宮。改築周垣。使列侯鑄名砌石。以詔後世。江之長濱城久圯。太大君命修之。金森可重督役。既成。移駿府城主內藤信成封之。八月南海山陽二道大風傷稼。九月 太大君賜薩侯忠恒族松平及偏諱。改曰家久。從此異姓。鉅藩相繼受族。詔陞參之大樹寺比。勅額。初列侯從都城役者。以三月會江

按高虎轉任歲月諸書絕無所考。但藤堂家一記籍明言慶長十一年八月任和泉守。是也。蓋高虎寵遇日渥。往往參大政。與宿臣駢肩。則與本多正信同任。而單呼易混。故改任焉爾。

都藤堂氏經基址。制曲面。遂與群藩漕鉅木。輓大石。分功程。戒期日。晨夜併手。於是畢事。大君賞和泉守高虎。以備中田萬石。餘並有差。高虎自佐渡守轉任和泉守。實在此也。大君封季弟賴房於下妻。常食五萬石。太大君告老之秋。在京師也。使永井右近大夫直勝延聘。處士林信勝見之。曰。自今當源源而來。又素聞其該博強記也。一日群會。試問史子僻義數條。應答如響。剖析不遺。滿座傾聽。太大君嘉嘆焉。至此辟為博士。以備顧問。冬十月 太大君至自京師。其發也。命信勝曰。來歲至駿府及江都時。藤原肅將如紀。信勝

亦治行見肅辭別肅留贐以延平答問一部蓋許其道之傳而以脫洒優游自期也 太太君子紀太公長政眞壁常五萬石及江之田五千石以自養十二月少將忠輝娶于仙臺先是幣皆用明永樂錢經久漸耗物價不平於是命鑄新幣與明泉竝行京師豪商角倉了意及其子貞順皆有智巧諳水利是歲上言疏鑿西川上游以通丹波運就管舟筏益致富而民皆便之了意原吉田氏置漕務于嵯峨之角倉因以氏焉其地山水秀麗冠于京畿貞順嘗受業於藤原肅一日邀肅汎舟滌洄肅爲主名其勝有蒙山石

門浪花隈叫猿峽群書函等隨歌咏之一時士林傳稱艷之高臺氏建一寺於東山以資故太閤冥福藝侯正則肥後侯清正助其役於是乎成名曰高臺寺 太太君賜書暹羅占城徵其朝貢二國尋來

十二年丁未春正月東土震且大雪新城駿府賦繇於越前濃尾參遠尋發關東及五畿丹備役助之 太太君有疾困而寤遠近流言相驚二月命合四部教坊舞于殿庭大設勾欄 二大君率列侯群臣蒞之使士民縱觀訛言乃已初館林侯康政兄清政輔故世子信康信康之敗棄官而亾晚節依康政老于

館林。 太夫人憫之。於是召祿之以三千石守衛久能城。尋卒。長子清定留仕館林。故令少子照久承後。云。先是尾侯忠吉有疾。既愈。如江都館于大窪。忠常氏疾復動。大君克友以其同母而資。又俊邁也。愛重尤至。於是憂苦甚。親往問之。使者項背相望。日夕審其狀。寢食隨報加損焉。 太夫人徙駿府。初以本多佐渡守正信爲江都執政。於是令上野介正純爲駿府執政。父子竝從大政。權傾一時。正信時食二萬餘石。 太夫人念其帷幄元勳也。欲大益其封。正信固辭不受。曰。叨受殊恩。已居群臣右。雖家亾餘饒乎。

亦不置乏。鄙願已足矣。臣少無汗馬之勞。況今衰朽。欲圖報效。常恐無日。伏乞留賜。臣者而錄猛士以鎮定四海。則臣高枕以終餘年。何惠如之。

逸史氏曰。本多氏之事。多可議。而斯言也。忠盡無私矣。身際遭遇之會。而能知止足之分。實爲難得焉。抑予因有感也。蓋上下千歲。彼此萬里。而時勢人事。有合一契焉者。予嘗南游至芳山。覽上古壬申龍興之迹。乃歎言。此何與明初靖難之兵相肖之酷也。又嘗閱常藩之史。論北條時政以曹家司馬懿心迹。實一其揆焉。今本多佐州之爲創業謀臣也。宛然趙普之

於宋祖也。皆可謂奇矣。業已趙普視之。則佐州終身之功罪得失。不待辨而後明矣。

中納言秀康為伏水處守。三月以疾告歸。令松平定勝代為處守。并伊直孝副之。五日尾張中將忠吉卒。

年二無子。國除。初興國。駿城主天野康景有卒。捕盜殺之。盜係官邑。民邑宰恃勢求償。命康景弗聽。乃誣以擅殺良民。因本多正純訴之。太大君曰。康景淳

茂。必不為非度。命覆之。正純鍛煉其獄。固責之。償康景。恚曰。正純為政偏頗。與其殺一不辜。我寧有死耳。

六日棄封。亾命。太大君念其勲舊且老也。尋欲復

之會。病卒。年七林信勝至駿府。尋至江都。執謁。大

君亦屢延見。問業云。夏四月。命蒲生伊達上杉佐竹等。東陞十餘侯。造江都天守樓。閏月八日。越前中納

言秀康卒。年三子忠直嗣。其弟直基。承結城晴朝後。秀康英武有餘。又能留心於政事。舉世惜之。太大

君徙甲侯義直。封于尾。徙假父親吉于狗山。食十萬石。代撫封朝鮮。遣呂祐吉慶暹。丁好寬入貢。五月六

日。大君引見三使。厚其犒賚。歸其俘數百口。廿日三使至駿府。貢獻以土木未畢。即日引見遣之。大

君以外事圓備。褒宗義智。承朝鮮積怨之餘。周旋費

平岩主計頭親吉

長門守康通

兵部卿法印長近
晚號素玄

出羽守忠政實棟
原氏為大須賀氏

後賜族

式部大輔忠次

久世三四郎

坂部三十郎

渥美甚五郎甚或

作源

刑部少輔正之

備後守正勝

力特命秩比十萬石為奏請以四位侍從為世襲世
榮之秋七月駿城成大垣城主石川康通卒八月飛
驛國主金森長近卒九月右府秀賴修京師菅廟以
淀臺請也橫須賀城主松平忠政卒十五年幼子忠次
嗣 太太君命其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渥美勝
吉復撫其室尋皆以讒得罪而廢卒出囚大須賀氏
請而錮三人冬十月 太太君如江都以駿城既成
撤江都西城府藏以其黃金三萬枚白金三百萬兩
餽 大君藝侯正則誣長子正之為心疾幽之遂到
之立次子正勝為嗣十二月 太太君至自江都廿

二日駿府後房遺火新城皆燼唯取寶刀二櫃其奇
寶白雲壺獅子笛等皆燔矣 太太君與諸公子諸
姬館於本多上野氏下令諸侯勿來唁是歲命角倉
了意淪富士川以通甲府運峽民始知有舟楫之利
驚嘆以為神物云

土佐守正長
攝津守忠房

左門長賴有樂子

十三年戊申春正月再城駿府擇材于信豆紀諸山
使四方諸侯助役岳付侯高力清長卒十九其子正
長從少從軍屢有功先卒於是嫡孫忠房承後大阪
令織田長賴為賀正使如駿二月孺子秀賴患痘藝
侯正則聞之馳至日夕候視以至瘳是月佐渡金坑

松前志摩守教廣

壞都坑司大窪長安尋建議更鑿於南部採沙金及白金又欲鑿於松前島主教廣辭曰地僻而不毛唯仰隔海之穀不足以待礦徒乃止長安本樂戶金春部之子有寵於武田氏得入仕籍冒土谷氏甲亾太大君以屬大窪氏又冒之有心計善言利太大君命管田租於湖及為都坑司大有裨益而贓亦不貲遂窮奢侈每出以美女樂戶數十人自從所在縱飲然舞智巧會計不跌當路無知其姦者三月駿府城成猪隈侍從教利暨一參議五少將一侍從結伴蕩遊密勾宮女五人所在姦淫其二人實承寵幸者

烏丸參議光廣
花山少將忠長
德大寺少將實久
飛鳥井少將雅賢

於是事覺 天皇震怒夏四月 太大君命所司

難波少將宗勝
松木少將宗隆
大炊侍從賴國
筒井伊賀守定次

臺糺之教利亾命下令大索次年獲之西陲伊賀國主定次荒淫亾度外屢顯權斬艾民力又在大阪與群屨及大野道見等狎遊無復忌憚五月命鞠治焉尋放定次于豫誅竄群屨擇舊臣而祿之錄其附庸松倉重正關原之功增封雙箕和一萬石後年 太大君惜筒井氏無後訪求其族人定慶予和之田四千石以守其祀權鎮郡山隸以岡崎士三十餘名六月京畿大水初八上丹城主前田玄以卒子利宗代侯既而風顛殺其老單行犇京師暴於水口而見縛

主膳正利宗

遂下獄。於是收其封。徙笠間。常城主松平康重封之。以八上城當山陰。衝而地形不便。撤之。改城篠山。賦役山陽南海諸國。命池田福島淺野加藤藤堂氏護作。秋八月畿內大水。大君如駿。賀新築也。天皇發使者慶以金帛。右府秀賴使人來賀。九月大君至自駿府。諸侯相繼至。駿府而賀焉。太大君獮于畠。築遂如江都。冬十月內藤修理亮清成卒。十四年十二月。太大君至自江都是歲。太大君開經筵。以博士林信勝為講官。又以頻年諸蠻入貢。命信勝兼掌書記。自室町氏時。外交書牘之撰。皆委諸浮屠。

大失國體。於是始用士人。識者韙之。

十四年己酉春正月。江都災。太大君如尾。公子義直始就國也。右府秀賴使片桐且元。賀以刀二口。白金千兩。大阪欲修方廣寺。復鑄金人。其度如舊。初太閤鑄黃金。造大法馬數十。以備不虞。一馬當銀金千枚。於是多鎔為幣。以資用度。西諸侯亦往往漕穀。以助役。淀臺發內使如江都。因元妃請曰。孺子欲繼先志。再興治功。又加以棟宇之設。經費廣濶。在今非易辨。願藉手以濟事。大君遣佐渡守正信如尾。以告焉。太大君作色曰。淀氏婦人。內府少壯。未足多咎。

以汝老成猶且不曉事對廼公為是言者獨何與正
 信蹇然蒲伏乃徐曰汝其審思之東大寺聖武所起
 其嬰兵災也僧重源募緣再造時鎌倉方興初無所
 干預勅額猶然矧方廣寺豐家所營孺子繼述其家
 事耳宰天下者又何與焉且也不惟方廣為然凡天
 下古刹名祠係官之修造者亦宜在所斟量裁抑胡
 必每請輒聽焉其新建者皆當禁絕古來無用之土
 木大蠹國家所可深戒也 大君乃謝大阪使者遂
 與大臣議其宜著為永制二月 太太君至自尾是
 月筑後國主田中長政卒子忠政嗣三月駿總雨雹

兵部少輔吉政後
 改長政

筑後守忠政

鎮西八郎為朝

壞民舍初 太太君命薩侯家久征琉球琉球在薩
 摩直南海上三百五十里其先為天孫氏傳世甚久
 保元中源為朝配于大島豆為朝有勇力畏服島民
 永萬中攻略諸島遂入琉球時天孫氏既衰國中亂
 為朝略一方有之娶王族生子舜天居數年留舜天
 而返舜天長而不凡會國人作亂滅天孫氏推舜天
 為王其姓為尚氏七傳至玉城而衰其族分國為中
 山山南山北皆始受明封冊玉城裔實為中山王永
 亨中中山始通於我足利氏命附庸于薩自玉城四
 傳至巴志復併山南山北天正中屢修朝貢請互市

或曰琉球附庸于
 薩已久矣永亨中
 足利氏以中山賜
 薩也但其始為附

庸者年代未詳云

新納刑部

樺山美濃

美濃守忠政

次 參議兼若狹守高

及征韓議興中山王寧失大閤旨懼而不來 太太
君以海內無事蠻夷賓服也令薩侯屢招之而不復
至家久請伐之故有是命也是月薩侯遣新納一氏
等伐琉球樺山久高以習流三千先發抵德島獲琉
球戍三百人大眾繼之夏四月本多中務大輔忠勝
老子忠政嗣是月薩師至琉球攻那霸津琉球設鐵
鎖于津口架巨銃薩人不能上岸海瀕有山險而多
毒蛇琉球恃而不置戍薩人縱火赭山而入取要溪
灘進攻千里山不利轉攻虎竹城疾戰拔之中山王
寧使弟具志馳舸乞降不許焉五月若狹國主京極

高次卒年四十七子忠高嗣伯耆國主中村忠一卒無子

國除薩師五戰及國都王寧面縛出降薩人前後禽

諸王子及三司官按司親方等數十人下令禁劫掠

所在標榜以安集種人置戍而還出師六旬而琉球

悉平秋七月大君賞薩侯功以琉球予之永為臣

屬八月諸道大水比年西諸侯以武備相競往往修

城湟造戰艦 太太君聞而弗懌於是下令禁之藉

沒其巨艦遂著為令九月徙須本城主脇阪安治

封于大洲豫食五萬三千石舊三萬石阿濃津城主富田

知信封宇和島豫食十萬石舊七萬石藤堂高虎封伊賀

加以阿濃津就治焉食廿三萬石織田氏亾之歲舉
 舊典改造勢國兩大宮以事屬前代既愆廿年改造
 之期 太大君聞之乃下令於勢給穀營之是月鳩
 功遂定為永制公子忠輝自受封于信中暴戾亾度
 嬖人花井遠江擅命其相松平嶺岐山田長門驟諫
 且請斥群小皆不聽於是二人如駿府白其狀忠輝
 在江都聞之馳如駿府面陳亾罪以誣二臣上野介
 正純因媒孽之 太大君責二人賜歿
 逸史氏曰浸潤膚受聖之善戒以 太大君之明而
 倒置忠姦覆盆之下天日不炤悲夫公子亾論已本

多氏身當大政變亂白黑實非後亾者也詩之托青
 蠅也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正純之構二人可謂罔
 極矣

江都品川口丘陵崎嶇命闢之廣三十尋行旅便之
 是秋木下肥後守家定卒高臺兄也初封姫路二萬
 五千石庚子之難持兩端及事平坐削邑給以備中
 之田長子若狹侍從勝俊棄伏水守次子宮內少輔
 利房若之高須應賊徇北陸皆坐褫封及家定卒
 太大君特命分其田賜二人高臺私勝俊不冝分利
 房 太大君怒再治勝俊前罪沒入其田勝俊屏居

主殿頭忠總

京師自號長嘯子以歌咏自娛以終其身利房及大
 阪之役以私屬從軍以首功自贖封足守備中二萬五
 千石云冬十月石川日向守家成卒年七十六家成既老
 及子康通卒其子幼家成復視事於是以外孫大窪
 忠總為後初朝士之獄 天皇欲悉處以極刑
 太大君患之召所司臺板倉勝重屢與大臣會議乃
 令勝重奏讞曰宮壺寬縱朝士帷簿之不修其風有
 自記載歷歷今遽逞嚴刑恐傷 陛下覆育含容之
 德老臣伏願誅止首罪餘以減死論是足以振朝憲
 張廉恥 天皇霽威許之十一月處猪隈教利斬

松木宗隆大炊賴
 國疏黃島花山忠
 長松前飛鳥井雅
 賢隱岐難波宗勝
 伊豆二人鳥丸光
 廣德大寺實久

越後守忠俊
 監物直清
 丹後守直寄

流宮女五人于八丈島黨伴七人竄五人于硫黃松
 前隱岐伊豆諸島宥二人復其位 太大君狩于豆
 相公子賴宣聰敏雄邁 太大君鍾愛焉十二月改
 其水戶封舉駿遠五十萬石授之安藤帶刀直次為
 傅近臣在駿者率屬之將埃賴宣長別擇地自營而
 後予以駿府因權以濱松擬賴宣治所以水戶封公
 子賴房為廿五萬石是歲諸侯任子畢至越後侯堀
 忠俊尚弱其相掘直清與庶兄直寄有郤直寄食坂
 戶五萬石直清譖而逐之直寄奔江都直清姦回顯
 權蠱惑其主眾憎之直寄勇邁方正會津之役有殊

修理大夫晴信
長谷川左兵衛

功。眾惜之。太。大。君。為。尾。侯。義。直。新。城。南。護。耶。賦。役。於。賀。飛。備。長。阿。噴。土。豫。肥。筑。等。十。七。侯。命。以。明。年。正。月。興。功。是。歲。命。諸。侯。會。同。于。江。都。者。踰。年。而。後。歸。著。為。令。波。羅。多。伽。見。紅。毛。夷。入。貢。互。市。明。人。亦。來。請。互。市。大。君。再。錄。對。侯。義。智。功。聽。其。如。朝。鮮。互。市。為。定。其。船。額。後。復。命。增。其。額。云。先。是。我。商。船。相。次。至。阿。媽。港。太。大。君。因。命。原。前。城。主。有。馬。晴。信。多。付。金。幣。令。商。船。求。香。木。夷。民。誘。我。商。三。百。人。掩。殺。之。盡。奪。其。載。逃。歸。者。三。人。而。夷。民。不。知。也。是。歲。阿。媽。港。商。至。長。崎。者。二。百。人。太。大。君。命。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殲。之。

伊東丹後守
大野主馬首
薄田隼人正
速水甲斐守
內藤志摩守
長一作三
治一作太

使。晴。信。助。之。圍。以。兵。艦。鬪。方。酣。會。流。丸。觸。其。火。藥。櫃。海。上。震。响。人。舟。俱。沒。阿。媽。港。髮。舟。以。黑。漆。故。世。目。為。玄。舶。十。五。年。庚。戌。春。正。月。大。阪。令。伊。東。長。實。為。賀。正。使。如。駿。後。歲。以。為。常。大。野。治。房。薄。田。兼。相。速。水。時。之。等。代。至。蓋。外。示。恭。順。內。以。伺。察。東。事。也。太。大。君。蒐。于。田。中。中。泉。大。君。令。內。藤。忠。重。為。元。子。傅。擇。童。子。松。平。長。四。郎。阿。部。小。平。治。為。侍。御。二。童。後。竝。當。路。是。為。伊。豆。守。信。綱。豐。後。守。忠。秋。以。名。臣。著。稱。云。二。月。大。君。如。駿。越。後。侯。忠。俊。在。駿。掘。直。清。從。焉。掘。直。寄。時。之。至。

駿府愬焉。閏月 太大君與 大君親蔽其獄。直清相忠俊以坐不直。 太大君怒曰：直清傾邪，忠俊亦庸劣，不可以為人。上遂除其國，放忠俊于岩城。與直清于山形。羽封直寄于飯山。信三萬石。後累功增封。至十萬石。直寄原姓奧田氏。其父直政仕掘氏，遂得冒其姓也。 大君蒐于參遠諸山，累日大獲。 太大君割越後，益少將忠輝封併舊封川中島，為五十三萬石。治于福島，令柴田村上二城主為附庸。忠輝已得大封，汰虐滋甚，始失愛於 太大君。三月 大君至自駿，其辭駿也。 太大君屬義直，賴宣賴房曰：我

百歲後善視之。 大君稽首曰：謹聽命。三家之重，蓋由此。福島池田淺野等畢，篠山功命助役於南護耶。正則私輝政曰：頻年土木財力俱困，雖然駿武公事，我不敢辭。今以私役復厲群藩，非吾所知也。公之親密，盍為吾輩緩頰。輝政嘿然。 太大君聞而使謂之曰：友邦勦役者，其亟就國修乃壘，溪乃池，穩臥鼾睡，以待我旗鼓之至。正則大怖，與諸侯促期董督焉。 太大君以淡路予播侯輝政，擬我出之支封也。夏四月九日，隕石于參五。 逸史氏曰：隕石之異，其來尚矣。古者以為星，然與將

不耶曰否。春秋莊公時書星隕。僖公時書隕石。于宋五。其傳曰隕星也。蓋謂星化石也。左氏浮誇之失。以疾經旨者。往往而有焉。未足據信矣。經文星自星。石自石。而左氏捏合一之也。夫星之為物。豈可隕而可化乎哉。人視星之麗天。點點然。乃謂猶石之附地。碌碌然。其鉅細亦相若也。是以目揣之耳。夫恒星之高。曩出於七曜之上。而形色尚且可辨。則其大未易言焉。星而果隕乎。一星足覆壓大地。烏得化為碌碌之石乎。然則經文明言星石之隕者。何哉。曰。亾何也。是地中伏陽之發。觸冷際而迸散。有光輝燦燦然。或以

下墜者。亦皆中天而消滅。不見其迹。後世所謂流星是已。名星而其實殊不爾矣。方其發也。砂土石礫。或為其所捲。以騰起。力極實地。則煨燼之餘。凝聚成塊。頑然若鉅石者。礪礪可數矣。衝激之猛。蓋勢之所必至也。如山嶽海島。硫氣之積。有時發火。及消石倉。守者失火。其所震擊。皆能拔巨木。飛盤石。其猛更甚。亦類也。固不足多怪焉。古人簡質。仰夫迸散燦然以下者。以為星隕。指夫煨燼餘塊。頑然者。以為隕石。皆記所覲之實也。但左氏之誣誕。乃斲弄經文。以為星化石。用貽千載不斷之疑案。可嘆哉。凡事之奇偉不常。

者人不復致察。聚談而增加之。神姦物怪之說。於是乎熾矣。矧於經史有據。足以彌縫其說者乎。古今贖贖孰知真否之歸。今也參之隕石。其數亦五。蓋好事者喜乎其偶與聖經合。詡談以傳焉耳。陰陽之事。其理昭晰可徵。歷代諸史記隕石。要皆是物。已今復奚異乎。此嗚序予生千歲之下。雖不自揣之甚也。欲祛世之蔽惑。如拯焚溺。故揭斯說。俾究辨不辭筆舌之勞云。

六月大阪興方廣寺。役堂宇宏麗。踰越舊規。凡楹柱二百七十章。一楹大者值千五百金。小者亦數百金。

所費蓋不貲。累歲而後成。云秋八月豐前太公藤孝卒于京師。年七十七。藤孝少好學。諳練朝章。足利氏奕世典故。莫不通曉。及其老于京師。太大君令永井直勝屢往問禮。反覆弗措。江都制度儀節。多其所定。云時尚草昧。而太大君注意於禮治。孜孜採訪藤孝之取於人。亦能無媿焉。識者竝韙之。薩摩少將家久以琉球降王寧。至駿府及江都。寧獻方物。有刀劍。梟比紙子。緞子。羅紗。蕉布。太平布等。先之以白金各萬兩。九月。大君赦寧。使復其所。命薩悉歸其俘。冬十月。太大君如江都。本多中務大輔忠勝卒。年六十三。初

出雲守忠朝

忠勝祖忠豐父忠高叔忠真皆歿事忠勝年十四始臨陣大小五十餘戰未嘗敗衄又未嘗蒙創世以為一奇忠勝書遺命授室老以羨餘之金一萬五千兩與次子忠朝已而忠政不頌室老以告忠朝忠朝從容曰宗國經費浩繁或有世變軍須亦不可欠我受支封足以自給雖荷先考至愛而義不敢受忠政聞之心媿出金付之不可相讓久之諸父兄諭平分之忠朝聽命因請曰且留宗家以俟我不虞之需從之後及軍興忠朝曰事幸措辦矣卒不取一金云足利氏時與明國通互市交印以勘合焉大內氏世掌之

天文中周匹失勘合印乘以喪亂互市遂絕比年明商船多至 太太君乃命執政作書托明商與其福建官司請依故事復交勘合印福建不報而商船至者弗絕民間藝蕪草者復寢多縣官禁而弗已卒廣占良田於是再下令嚴其禁十一月 太太君至自江都

十六年辛亥春正月薩太公義久卒年七十九二月 太太君薨于中泉三月如京師使織田侍從長益謂孺子曰成親數年未相見四方或生疑若壹來以全姻好天下益無事秀賴生而不慧時十九年童心殊甚

事皆決於淀臺。淀臺性黠而忌克，恐其有變，弗許。群下皆諫，亦弗聽。高臺令加藤肥後守淺野紀伊守如大阪，曰：「前日一辭，豈可再乎哉？即有雷霆之威，非孺子利清正因，曰：『右府寬仁，臣保其無他，設有短長，臣與幸長以死護之。』」淀臺乃從之。初，天皇欲待太太君，以大政大臣賜菊章，使人喻旨。太太君固辭，曰：「則闕之官，非老臣可叨。菊章既錫足利，則非特恩之榮。老臣乃葵章足矣。若錄微勲，伏冀追贈之典，得及泉壤，於是策贈上祖大炊助義重。從四位下鎮守將軍考參河守廣忠正一位大納言廿七日。」

天皇內禪。皇太子政仁踐祚，是為後水尾天皇。廿八日，孺子秀賴如京師，肥後侯清正紀侯幸長率弓銃手兩涯護船藝侯正則稱疾處守。太太君令尾張參議義直遠江參議賴宣郊勞享之二條衙高臺亦來相見。主位在北，賓位在南，主之將迎甚謹。賓之贈賄甚隆。清正在賓後，享畢則曰：「母氏欲過其歸，請辭焉。」乃扶而出，遂拜豐國廟而還。夏四月，太太君使尾遠二參議如大阪，贈賄有差。孺子迎于城外，厚禮之。於是畿甸復帖然。紀太公長政卒。十六年，長政淡得。太太君眷顧每侍圍棋及卒。太太君大

采女正長次一作長重
內匠頭長直
二世者采女正長友內匠頭長矩也

虎之介忠廣後肥後守

痛悼遂廢棋不復著云尋以其湯沐邑真壁常五萬石予其季子長次至其子長直徙封于赤穗播又二世而絕廼有義士之事十二日 天皇行即位禮 太大臣朝觀觀儀廿八日至自京師五月 太大臣命諸侯修 上皇宮多置供御之田又檢御府所 凶失祕籍寶器流傳在東庫者悉獻之六月雲太公吉晴卒九年六月十九肥後侯清正卒十年五月十一世子忠廣嗣尚幼 大君使伊侯高虎往撫其封至次年而後還阿媽港 自知其罪也秋八月其大人東曾訥來謝請互市 大君許之召見賜朱章初京師賈人莊助上言臣聞

海東八九千里有國曰濃昆須般多產黃白金臣請一往試之官許之九月莊助還獻五色羅紗蒲桃酒等因言其國甚饒但夷人牢誠云日本勿再來如有復者必殺矣信遂絕天正中豐臣氏雖嚴天主教禁而流傳之久汚染甚深文祿中以外征多事禁罔頗弛及天下新定夷蠻互市大啓則術士臻者滋多說日張皇於是蠻人耶楊子上變曰西洋日至者非特張其教實包藏禍心所圖在不測 大君大駭再嚴天教禁悉檢蠻種屏諸海外命南禪寺僧崇傳喻奉天教者改歸佛教弗從者處以長流真耶楊子于郭

大炊頭利勝
隼人正正成

內厚給終身復申薦禁是月與羽地陷潮溢死者八千口冬十月 太犬君狩于相遂如江都十一月狩于上毛 大君亦從 太犬君遣土井利勝成瀨正成訪問上祖大炊氏墟為置大光寺十四日 大君至自狩廿三日 太犬君至自狩先是角倉貞順建言鑿渠于京師股引鴨川以通伏水運首漕 大內木石於是畢功公私以為便蓋西東二漕之利輦下至今賴之云 太犬君見天下無事欲與民休息以時屬草昧深留意民事孜孜弗怠首夏嘗遊岐謂左右曰今茲麥稼甚美汝等知其驗與僉曰否 太犬

君因指示曰穗皆螺旋此為其符粒稠密而肥充不
得不旋也方春又嘗出謂眾曰客歲豐稔可喜今所
在幼孩嬉遊者皆肥澤是其母免糠覈得乳汁美且
多也又芋困往往未撤是民食有餘也蓋細民田間
貯蹲鴟塗以堇泥以備及麥之食名曰芋困其語微
事賤況大率此類也十二月 大君命疏鑿江都諸
港以便海漕是歲臥亞入貢於是諸夷蠻重譯來求
互市者二十餘國明商舶亦益至所在海津奸闌不
貲乃下令禁外舶隨便依泊置權務於長崎使奉行
長谷川藤廣鈐轄之又使賈人莊三郎管其蠶絲揣

量諸貨貿易務阜民財。

逸史氏曰。互市之係要務而不可以已。果如此。夫蓋當時屬數百年間喪亂之餘。海內新息。肩而蚩民。春氓貿貿。然罔攸營。爲陸產之可採。海品之可收。以至布帛器械之製。旁及凡百技能。可以給乎國事。而資乎民生者。舉有未周焉者。太大君旣興冶鑄之利。乘豐富之運。乃超覽宏圖。開關市。致遠物。上以潤成國。華下爲萬民。啓巧思。通靈竅。一時權宜之制。實有不可闕焉者也。然承平已降。萬用圓備之日。猶且遵故事。徒以爲煽侈靡之具。則玉栴之諫。旅葵之訓。將

於是乎在焉。且也。往昔有確論曰。凡外船所載藥石之外。一切屬無用。斯義也。浮屠兼好首言之。觀瀾三宅氏再發之。白石新井氏又詳議其弊。新井氏嘗居要路。旁審度支簿。領乃算互市所發兌。姦民所闕出金銀銅大數。曰。室町已還。至勝國時。西陲無管籥。海舶來往。茫乎不可徵焉。自慶長至寶永。百餘年間。所亾失之。可徵推公。概私據顯例。晦金凡六百二十萬兩。銀凡二千六百二十萬枚。銅凡二億三千萬斤。云吁。夥頤哉。寶永而下。至于今。又旣歷五紀。其所出不知復幾鉅萬。縣官雖務約定額。厠以雜貨。益禁奸闌。

而傾有限之寶以應亾厭之需。國家无疆之治其究爲何如。夫二子皆娓娓言之。或以爲竭吾邦義氣之精。或以爲拔天地之骨。憂慮於後世而付諸浩嘆。其言似也。然以予觀之。未爲得政治大體焉。夫黃白之爲物也。飢而不可食。寒而不可衣。以其貴重也。居焉不得以合棟宇。舉焉不得以制錡釜。以其不堅利也。戰焉不得以造鋒鏑。介冑士則不爲刀削。農則不爲鎡基。工則不爲斧斤。鑽鑿商賈不用。鑄廚櫃而鎖倉庫。其鎔以爲華飾。亦猶外舶所輸珠璣珍怪也。此出彼入。其事埒已。鑄以爲幣也。多焉而輕。寡焉而重。其

爲用也均矣。借令異日黃白拂地乎。亦唯白鳳年前。宇宙是也。豈無物可以爲幣乎哉。唯銅切乎民用。是爲可惜。爾異日長國家之人。能達治體乎。則必有以處之矣。若夫所謂義氣之精。天地之骨。是原於五行之說。要皆譚空理而失實際者。漢儒以還。拘泥詡衍。千載滔滔。舉落窠臼。豈勝與辨哉。

逸史卷之十

饗醴說 附

饗者燕享之享。小雅一朝饗之箋曰：大飲賓曰饗，是也。醴者禮儀之酒，上期而釀者也。古者有黍醴、稻醴，又有清醴。蓋以爲酒之通稱，不必甜酒。一宿而熟，滓汁相將者也。故冠昏之禮，多言醴。皆主別釀者。若今諸祠廟爲祀日，特釀者，不必問其清濁甘烈，皆醴也。國語曰：王淳濯饗醴。注：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漢書匡衡傳：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据此，饗醴不必天子獨飲也。故如左氏晉侯朝王，王饗醴，蓋享之以醴也。今所謂天盃頂戴之儀，是已。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5649